

敏捷 龍定 神仙 笑仙 僧梵 清逸 談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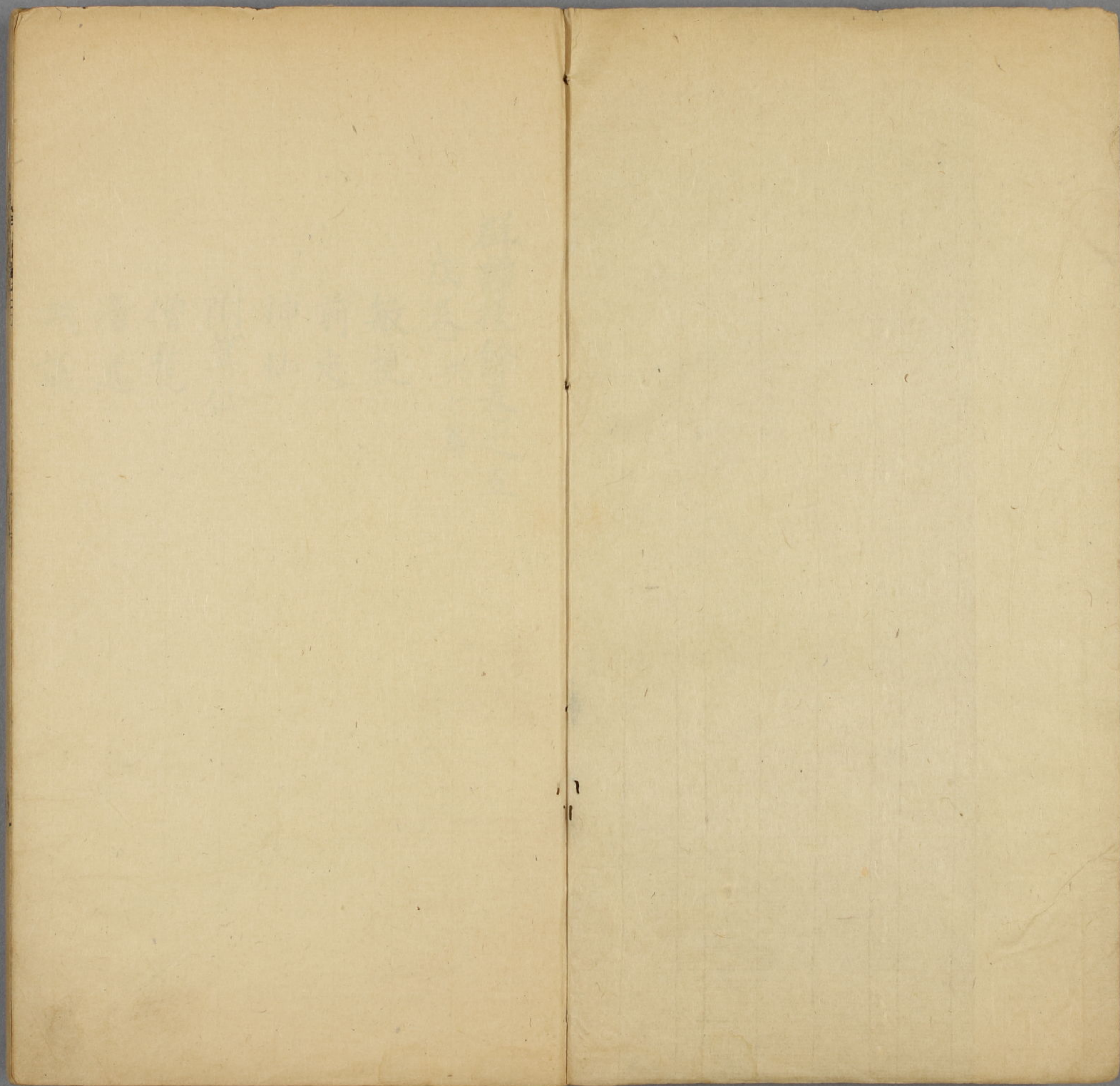
群譚採餘

五

1 3

389

5



群譚採餘卷之五

戊卷 共七篇

敏捷

前定

神仙

附箕仙

僧梵

清逸

譏議



敏捷

門1曾53
384
卷5



晏子使楚晏子身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一日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割而并食之楚王曰橘

半次卷五

文建

乙

當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剖橘柚不剖今禹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如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地土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非土

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荆人莫不稱晏子之智捷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告主人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色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蔡邕讀曹娥碑題八字於後後曹操與楊脩見之操問

曰卿知此八字乎。俗曰知之操曰卿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會意解曰黃絹者色絲也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是妙字。外甥者女子也是好字。蘆白者受辛也是辭字。此是絕妙好辭。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三國時蜀諸葛亮遣鄧芝使吳送張裔於孫權。上戲問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裔對曰愚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作。蔡洪字叔開赴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奇英於天下。陋採雋傑於岩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

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嘗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公是其苗裔乎。

唐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殿召諸王觀。皇憲曰曲雖佳然宮簾而不屬商亂而暴。君早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審音。

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即謝家東山景。

公弗屑也與許遠共守睢陽保障江灌忠肝義膽青史遺芳偉哉

唐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盡地而記誦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觀試忠誦畢不錯一字見者驚悚即日聞奏引

對賜綵衣一副兼資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侍毛詩百餘日中三改官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張端公伯玉名重當世有士人強記自負飲酒剽雙求一朝士書牘為客持謁端公啓緘喜曰君果多聞又能敵吾飲吾老父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命也酒共酌三十許士人雄辯風生公畧不為動俄辭以醉公笑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滿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君試自探一卷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

得儀禮公語士人即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皆誦士人始駭服再拜稱謝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仁廟朝人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也

曾子固鞏初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就郡廳作大譙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

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代書遂口占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蓋子固年少恃才私以不識字詆伯玉至是始歎服以為不能加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閣延英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聞此言笑

曰軾輩將如之何

劉原父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多也

賈似道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門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與我一聯詩夜靜水

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髯拂地楊槐丁所居有障摩幕即應

乞曰相公仰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捷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直宗飲量無敵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生心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編乎明允歸語子瞻曰此老不知世間人更有看三編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鮮能及之

王荆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光猷小詞荆公曰為相

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色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捧持有祭文一封及楊大年開讀乃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桃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昔東坡酒令一日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日光

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日劉寬婢美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儒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也在翰林嘗忤權貴出六安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猶云車轆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呂勸君更盡一盃酒陳云蠱字三個直

黑出字成黥直直直馬性而不三黥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旧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旧習也時璵蒞汴州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帥也日持麤自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璵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未疑未字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珎來援慶元避世於鄞之標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

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遂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萃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々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少耶此本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

太祖一日御奉天殿太宗建文侍馬因指立仗馬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氈太宗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占二君氣象成敗見矣

洪武中袁凱字景文爲御史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東宮迭減之太祖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對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

喜悉從之

京師佛刹曰多寶上嘗遊幸見幢幡畫書多寶如來佛號上曰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宝如來學士江懷素進曰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上喜遂陞吏部水樂時有尚書題詩於寺一僧和之後尚書至寺詰究曰我不即加汝罪但出一對能對者恕之和尚和

尚書詩因詩言寺僧不能對候解縉入朝投教縉曰
候我回朝代對云上將上將軍位以位立人和尚回
對尚書即知其必解學士對也

文廟與姚廣孝燕一日寒甚文廟出一對云天寒地
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應云日國亂民愁王不
出頭誰作主文廟大喜漸有興師南伐之圖

景泰時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以先行慶賀然後迎
春或以迎春而後賀俄而于公謙至衆質之公曰迎
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乎

前定

唐文宗朝宰相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而且貧
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求一薄尉之職留長安二載餘
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薄久之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
以微官自是旦夕詣門候命及涯以甘露事敗闔家
被收沐適在其弟與涯俱腰斬又舒元興時亦爲相
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興愛之從元興者十年一日
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
安求歸江南過昭應聞元興收族守謙得免嗚呼王

沐之來本求利祿反觸禍死守謙之去誠失倚里竟全其生以此觀之人之死生壽夭貧富貴賤吉凶禍福由天而不由人昭然矣

唐王顯與本宗有子陵之旧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乃召其子皆授五品官獨不及顯曰卿無貴相朕非惜卿也房玄齡曰陛下潜龍之旧何不試與之帝與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是夜卒

唐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于神且祝位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聞後

有皂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神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得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定也

周朝駙馬張永德好延方士嘗有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荅曰公但觀

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殺伐者宜善待之永德後見
太祖皇帝勲位漸隆識其英表問其歲在亥乃傾身
親附相得甚歡至國初以旧恩礼貌與佐命勲戚同
等終太祖世莫能替馬滿紫南題陳圖南軒睡圖云
甲馬營中紫氣高屬猪人已着黃袍此回天下都無
事可是山中睡得牢謂此也希夷騎驢遊華陰聞
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上有竹杯筴因
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技而上

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一擲
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晏元献為留守題廟中
詩有唐大橫兆整欵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前
相類也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於靈官廟伺候賀朔忽於廊
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然驚駭奔走出不敢言
已而人至往視之乃一卒也曰蹴之起問其姓名為
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母然其
言邀韓至家具酒食中夜盡歡深相結納贈以金帛

夫約為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忤聞，御前仁宗召問之。對云：「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以此致辯。」帝默識其人。一日，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緘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在道，命甲携一繼性。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擢恩。仁宗怪問之，乃言乙至半道足跌傷，甚不能行。甲遂先到。因此言之窮通，予奪無不閑夫。

人力不與也。

張鄧公舉進士，與寇準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齊賢王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

嘉祐中，進士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不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荊公為知制誥，與夫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旧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復弥之以送覆考官。是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

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即不得別立等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素允當于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弥封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聞王後民爲狀元事必前定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後民也詳定得別立等自此始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童子厚

二子曰持日授來即取聞竊視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乃是葛敏脩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士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翻疑可識平時謾設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

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貴青袍白苧幾千人
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
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及歸而母嘆
曰蘇學士知貢舉而子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
無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
私黨重可惜哉

宋淳熙中王李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
且以書連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友平生極相

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胥會於富陽蕭
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
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
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復易卷中果有冒中用三古
字若遂徑批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人也竊怪之
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
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
死未就試豈敢漏泄於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
字得者來謁玉山問之曰賢及頭場冒中用三古字

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此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蕭寺中與寺僧間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一夕夢一女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終高科相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迨已往寺中議葬其女矣至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以驚羅大經言經謂雖近於

語怪然亦不可不傳尺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彼自欺於真々之中而曰莫予覲者又惑之甚也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珏西席餘姚王珣也一日使其子送東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王珣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東音或為殿試之舉回即操本過目場中果問此

遂為首選劉本為珣乃為他人所得豈非定數乎

徽宗燕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酒少歇徽宗忽詢何往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愕默然內侍詣于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所以亟出嗟息久之此天命也由是異待焉

陳國佐台州人父正為郡大吏歸老居城中慧日菴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為池貢元當上第止曰一利壯麗何由為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矣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

寺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溽所至水流不可行寺僧積苦之後偶得曠地于郡倉後即徒馬而故基卒為池政和癸巳國佐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礼部侍郎

宋理宗微時鞠子母堂全氏一日暑熱偕弟與弟浴于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許忽雷而帝與弟趨避舷側天錫卧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為保全正家子乃登詣全氏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苕與苕也相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為史弥遠門客

遠有更立意囑潮東宗子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
白彌遠乃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為沂王後卒代濟王
帝王之祥自有定也

韓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星術者懼其妖言惑眾命斬
之及斬時公問之曰斬汝者誰星士曰緋人公特
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劊
乃裴姓也公愕然

宋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
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小丈夫携小

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
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卽仆地手足俱冷
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候遂離岸未到金山寺風
大作舟并溺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而起若
睡覺父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狀懼不敢生
方欲說時一鬼掩我昏如夢元無他也

元會稽陽明洞天有一老道士童顏鶴髮嘗居其中中
橫一空棺留為身後之用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
道士乃沐浴冠珮絕飲食與衆永訣卧于中七日不

死兵至發棺挈之出及兵退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
不可得矣

太祖微時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上
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筊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
陽報守旧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者三
四又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
則諸如前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爲難後祝而擲其
一卓立如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
也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偃而挽折見江東神廟有木
可伐將伐之祝請祈籤太祖寬容從其請乃得一
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
自天成也須步、循規矩遂喜而不伐及車書混一
爲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矣

洪武三年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稱近督取村木
於建昌蛇古巖衆見巖上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
宮闕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
繼唐堯其色如鍾

太祖以為不當信也嗚呼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太祖高皇帝嘗書金華星士劉日星扇曰江南一老叟
腹內藏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
賜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
持此遍遊天下十二年回至家又欲赴京言之妻曰
我當有災其妻阻之勿往劉曰數耳到京見上朝
廷溫慰遣回適蓋都督王克雲南回就日星云公當
封梁國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數也未幾王果得
封遂驕同列尋被衆謁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日

星之言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王

惟命來否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否答曰臣
命終在今日酉刻遂押去同戮之

學士宋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每

值萬壽節則來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治一日與登

文樓峻陟級躓馬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

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其

來乎蓋忘前旨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人視之
江口曰其有疾乎使人視之家濂方與鄉人飲酒賦

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太子泣且諫曰臣愚
慙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上怒曰俟尔為
天子而省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金水河左右
救得之 上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
因遍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罵者皆斬
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手已而入官上膳
孝慈命左右置蔬膳於側 上問 后何為食素曰
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以資冥福 上感悟
遽起命駕前双馬馳救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

錢塘江稍得延緩後使至則已鄉至市矣宣詔得免
久之其子燧孫慎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 后後力
拯曰田舍翁家諸一先生尚有終始漣教太子諸王
可無師傳之恩且漣居家必不知情上乃釋公竄之
松藩而竟殺燧慎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憂葬於蓮
花山下公初遣至四川憇某寺有老衲高僧也漣與
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為無
愧何至是哉僧曰比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編脩僧
黜然漣是夜遂自經死 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葬

母鑿獨石為椁垣遂悉擬邱園之制大築享室有司
款以 上聞昌懼諸毀衆曰盍以藏宋先生昌欣然
應命因而稍削僭飾啓學士之叢學主骸肉消盡骨
尤完整浴加襲衣而痊馬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
姓且敬其祀守護焉

永樂間抄沒杭州尚書方賓勅賣其產一爐為于肅愍
家所得不意此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曹
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
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勲而掌此鎮

撫事取之不久亦抄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銓曹引進士七
人奏擬某官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
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閣老淳安商輅字弘載會試禮部累不第卒業大學歲
乙丑再試夢至岳祠祈問利否神曰判官閱籍云皆
在首高喜趨出廊下見神吏械數人來內一人乃從
遊大學儒士餘姚潘叔榮也呼之不應而泣商遂驚
寤及會試廷試商俱第一潘中副榜授陝州訓導未

任而卒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正統土水之變一戌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尔非此中人豆腐開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開陣中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反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也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

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禍福如此

成化間許吏部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翫月飲酒所也素恃才不得於學校有生負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訖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為庫樓遂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某知州喜殺了王知府因問此何人書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來寫者許慢

然後許為吏部天官而王生負為固安知縣遂傳之
以為奇車子以今崧臯父為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已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事字
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
命吏部譔云副都御史遂因之

陳僖敏公謚俞太保公士悅少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
入恒與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行香路逢燈籠百
數前道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云尚書都
御史至矣乘從悉從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

還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
前所遇乃陰府也後景泰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
豈非前定乎

道州劉長史少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登造
士第然須待費宏為狀元則得之既寤遍求小錄開
無費姓名如是下第者五殊嘆前夢之妄也及成化
癸卯費宏登江西鄉薦劉始異之至京訪費寓相見
結納甚厚為說前夢是歲甲辰費果龍首劉亦第馬
費年十九計劉夢時乃初生耳

弘治庚戌南直隸錢福狀元探花靳貴榜眼則廣東劉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瓊六枚禱於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適錢至亦欲與擲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為狀元靳為探花而劉則旧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藏於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意不第終無成矣後應舉正德丁卯鄉薦編號乃空字辛卯登進士號亦空字奇哉

正德十四年錦衣衛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官為奴有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子紀李生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數不可述也

正德丙子浙省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叅政王翠卓下偈遺一卷閱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也遂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為外簾批倒展玩不已袖語監臨解冕解曰是可壓榜中者之半遂對經易為八

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也人以為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物九澤夢一知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填故未告知夢覺遂於坐偶得一卷為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諸公未有言則聞內簾馮主試有語揚至馮曰適夢一生負被朝服告曰吾卷已寫楊繡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

之不言意已為私耳今當折卷視號果乃致字因對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溪縣鄭國賓易去者餘姚胡翰嗚呼前之易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戊申歲楊元澤復巡按福建親對說其事且言所夢知府胡顏今不此鄭國賓後必腰金時方二年後官果至太守

姚江王伯安守仁太宗伯華之主器弘治己未會試第
二人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奇古慕
神仙正德丁卯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百官掩口

聽命伯安上疏言之謫貶貴州龍場驛：丞未行寓
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持書二緘啟之一書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伍負名一書水上覆一舟後
題屈平二字疏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汝
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懇告校曰少間須臾留詩於
世以俟命絕乃以紙展几上題一律至海濱遺腹於
岸詩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如身曾許
國生無插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知
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色泣子香更

右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書罷為二枝面縛挾至江邊
殺之伯安初入水即得履舟負之不能沉漂凡七晝
夜所見皆如夢中伯安驚慌莫知所之舟偶及岸見
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狼狽吾當為汝解縛
登岸伯安拜謝固問老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此去
福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
舁之去如飛不半日已抵廣信矣老復在彼舁諸僧
寺僧聞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諸
來同坐又謂僧曰我餓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四卒

僧覓之皆不見詢僧自岸至此為程幾何僧云千里
曰自辰至午迅速若是信為神佑也食罷僧建郡邑
皆館穀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
謂伯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遷為大
鴻臚云

又云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擁掖而行足如履空耳
傍直聞風濤澎湃頃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
其中騎從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卒生未之覩
也與一叟奕大棋聯句決旬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

陸時瑾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擢仕巡撫贛州詞遂
濠功封新建伯而終 又云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
謫閩中過溪履舟幾危時有漁人從溪中極之上山
拊徇間適遇一道者自稱旧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
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曰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
前如識剎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怪命輕毫髮誰把
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諸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
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嘗聞太宗伯周公洪謨鄉貢上京舟至維揚夜見一人

謂曰吾即子之前身子去前程遠大公曰子何人而
有是言對曰吾及鶴山人丁某倏然不見似如夢然
後公服官至南京以書詢楊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訝
之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時蜀府教授及詢其形像
亦同江西閣老費宏中鄉試時無錫金廷輝為主考
閱卷夜倦恍忽見一總角生揖而告曰非堯舜安能
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驚覺似夢心異之遂以是卷置
案上二三場復夢此生至如前言因尋號取之揭曉
費年正卅角貌又似主考問其夢不知也予嘗二事

某主事者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
親仕途其遠沙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鄭
彥充鄭問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為人掩其子
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嘉靖己酉年夏順天固安縣高澄同友周應龍王仲錦
高進小試於通州試畢相與游戲天妃廟見有跪而
祈籤者周曰吾將決吾儕中否奪之乃弟十六籤也
籤曰久困鷄窠下于今始一鸣不過三月內虎榜有
聯名是秋四人果同登九月往謝之又祈以卜春榜

藏曰開花雖共日結集自殊時寄語來樽客危當爲
汝持歲己丑三人俱登進士仲錦除知川進除知縣
澄除行人獨應龍不第以舉人還太原通判結果似
殊矣後二句意不可曉踰年澄被使琉球縉紳以此
地險爲憂澄往返俱安寧乃知藏意已素定也
嘉靖初豐城耳動由癸未進士授桃源令始生時其父
夢人持絲竿入賀一聯去四百姚沫榜三日桃源令
二日爲令前已定矣而嘉靖紀元姚沫榜增四百名
數亦不爽豈人力哉

神仙

張道志題爛柯山圖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
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
有人題張果老倒騎驢云世間多少人無如此老漢不
是倒騎驢萬事回頭看

藍采和嘗於市中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
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去不返今人紛
未更多朝驂鸞鳳來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
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

軒

羅浮先生

君言

羅浮先生軒轅集常修道法年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床前髮垂至地坐於暗室日光數丈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護衛或人有具奔邀之雖一日無不累百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袖出一壺終容二三升滿座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雖百升不醉或飛朱篆於堂中則可屈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協於帝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撒邑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

飲

阮

月齊明堯舜禹湯之道長生久視之術又何難致哉漢徐登永福人少牧牛山顛遇異人遂得仙術有東陽趙炳者亦得仙術與登遇於高蓋山二人各試其術炳能禁水使不流登噴酒看樹輒成花時又有莊君平不知何許人居福州亦疑其仙云

漢明帝時剡縣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糧盡望山頭有桃花共取食之忽流水中有胡麻飯屑二人喜曰此去必有人家沿出大溪見二美女喚劉阮姓名引至其家廳館青翠都無男子設酒肴胡麻飯山

神仙傳

中山

下

羊肺食之有數客持桃至說賀女婿各出樂器作樂
日暮客還女曰來此是宿緣各邀止宿行夫婦禮任
半年天氣和適如二三月百鳥哀鳴二人求歸甚切
二女送出洞口至大路得還鄉並無相識者驗得七
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採藥不歸劉阮復至旧所無
路可入二人乃作詩以自傷云桃花流水依然在
不見當時勸酒人後二人不知所終後人有詩云流水
胡麻好問津何須採藥更來其阮劉不悟思歸去空
度人間七世春

呂洞賓憩於岳州白鶴寺老樹精見之再三下拜乃作
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
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

唐呂洞賓入峨眉山採藥著詩云太乙宮前是我家詩
書萬卷作生涯春風醉酒不歸去落盡碧桃無限花
五百年後洞賓當遭雷厄故仙人先知避之後來蔡
襄泉州人早歲鎔爐讀書一夕雷大震判官云雷部
速退無驚宰相天乃開明洞賓先化青蛇隱於爐內
至是出揖曰蒙君福蔭謝以筆墨泉人識襄云雨打

鶴

君言卷五

不仕

哀鶴形。裏即應邑曰。脚下有龍麟。五更高邑呼。驚起
世間人。後登科。仁宗朝為學士。還鄉進洛陽橋用洞
賓筆。墨上表龍王。潮水不進三晝夜。其日正犯九良
星。裏策馬當之曰。你是九良星。我是蔡端平。相逢不
下馬。各自分前程。遂興作無忌。或上言。擅開官庫。裏
謝恩詩云。得饒人處且須饒。曾惜龍王三日潮。十萬
貫錢常在世。我王恩在洛陽橋。上許之。橋成時。人以
詩頌之曰。疊石為橋與路通。惠安之北晉江東。幾時
募化千家寶。一旦緣成萬載功。五尺欄干遮巨浪。兩

枕

頭華表鎮危峰。往來無限行人口。日月奔休誦蔡公
唐開元中道人品翁經耶。鄭道上邸舍。有邑少年盧生。
同止於邸。主人方蒸黃梁。共待其熟。盧生不覺長嘆。
翁問之。其言生世曰。厄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當
榮。適如其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
幾登第。歷官臺閣。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子孫皆歷顯
榮。盛無比。乃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列三台。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不覺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梁尚未熟。
盧生謝曰。此先生所以室吾欲也。再拜受教而去。_{世傳}

羊卷五

中

四

洞賓唐進士詣京師應舉遇鍾離于岳陽授訣遂不復向京師有題於上云覓官千里卦神京鍾老相逢不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漢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年十三隨女伴入山採茶俄失伴獨行迷路見東峰下一人脩髯紺目冠高冠衣士銖衣即洞賓也仙姑始僕、巫拜之洞賓出一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只居地中也仙姑僅能食其半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此不餓先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

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信乎於瓢中採取與之觀其緣分也如是者數日他藥萬粒採取入手靈丹即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值如此

唐韓文公示姪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云翰林郎有疎從子姝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貴之再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惜隋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亦紫惟命也

愈大奇之遂給所需試之乃賣紫粉朱紅旦暮治其
根凡七日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每朵
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字
色分明愈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領仕段成式所
載如此及觀劉斧青鎖紀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
之令學嘗作詩獻公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靜夜
斟瓊液侵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寶鼎
存金虎鉛田養白鴉一瓢存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
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來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戲

之曰汝能奪造化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舉
盆乃碧花二朵花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其意
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事貶潮陽一日途中
遇雪俄有人冒雪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句乎
此地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
同後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云使君要見藍關詠須
倩韓郎為染根正用西陽故事也

唐貞觀中揚州坊市有丐者姓胡自稱媚兒懷中有琉
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而不隔物瓶頂甚小人与

之百錢投之，鏗然有聲，與之千錢亦如此。與之萬錢亦如此。好事者以螺與之，入瓶如蛇大行動，俄有度支細至數車。細主戲曰：汝能令諸車入瓶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跳入。細主大驚，以挺擊破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

唐許碯登樓飲酒，忽作一詩題於樓上，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怕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題畢棄雲而去。

唐玄宗好神仙，多詔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者，則天召不能致。上召至，所為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心術，視人投筭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筭果惜然。莫知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召果与坐，密令夜光視之。進曰：果令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於上前，父矣。光經不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董汁，無苦者乃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三卮，醇然如醉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且顰矣。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于帶，乃於懷中取。

神藥色微紅傳於墮齒火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唐軍宗時馬湘字自然錢塘人候潮門外水府淨鑑觀其修煉之所也世為小吏湘独好經學卒然棄去隨道士遊方外醉墜溪中經日而出衣不沾濕喝溪水能令逆流指抑木随水上不指橋今斷復統投錢井中呼之一一飛出其他戲附不可枚舉嘗登秦望山賦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激南添

嵐氣沒高林秦皇謾有驅山計滄海茫茫更轉深後歸卒於家時大中十年也明年劍州奏曰然白日昇天上異之勅杭州啟棺視之止一枝竹而已

唐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卒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撿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李泌字長源唐肅宗召至賜金紫拜司馬賊早隱衡山給三品祿賜隱士服復居洛與僧圓澤契嘗約遊青城眉山泌欲舟行澤欲步往泌具舟強之中路見一

婦人汲水澤曰此婦孕三年矣吾當爲之子所以不欲舟行今無可逃矣以三日洗兒一笑爲約後十二年於杭州天竺一見爲信是夕澤卒李三日往其家問之果得兒相見一笑後十年赴杭月下泊舟岸下聞葛洪川畔有人乘牛扣角歌曰三生居上旧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須是性長存泌曰澤公健否澤曰李公真信十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見又作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徧却迴烟棹上瞿塘大曆九年也

徐仙不知何代人嘗於萍鄉縣郭西山間煉藥有一黃大回旋於丹鼎之旁往返率以爲常徐仙異之翌日以紅線繫其頭視其所之至相坡岸枸杞叢中隱而不見但餘紅線在外即掘枸杞叢乃得根叢如黃犬狀持歸蒸之於香蒲室徐仙食之由此僊去上有徐仙亭士大夫多有題詠縣丞卓津一詞極佳詞云流水小灣西晚坐孤亭靜不見高人跨鶴歸風水搖清影往古與來今休用重省十里梅花雪正晴月搖

山冷

陳搏字晉南，字希夷，莫知所出。初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累以紫衣如內毬狀，携以還家。溉釜爇薪將煮而食之，暨水將熟，俄雷電遠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衣裂兒生，乃陳搏也。從漁人姓陳氏亦異哉。
宋太祖太宗母避亂時，挑一籃以二子坐兩頭。過希夷，曰：「一担何挑兩天子？」太祖方潛龍時，梓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矣。趣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旧書

歸旧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宋太祖太宗居潛，與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驢過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同之。」陳睥睨韓王某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右。陳怒曰：「紫薇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石。

太平興國初，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上私問天下始終事，對曰：「一

汴二杭三閩四廣再問對曰非臣之所知也上方欲征河東搏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藝祖當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對曰未也上曰何為遽返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廝役皆侯王將相也以是知王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又何必見王而後返耶

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

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坐帝乃宋少帝趙

顯子

詳見後錄我

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蓋信數之不爽

四明王溥曰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
蘇軾其說嘗聞先大父南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
謁尚寶袁公曰昨日同太監二人侍上者歷代
帝王像到宋太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真宗
而下諸像清楚如今時太醫樣一般到元世祖上
曰北人南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
能對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曉此也昔宋幼主顯之
妻有娠元明宗見貌美而悅之乃生順帝也尚寶因
嘆不得以此對為恨乃備述於符臺外某而不明大

父所云近觀葉文莊水東日記載一詩云皇宋第十
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
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桂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
微笑語羣臣鳳雛寧与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
主泣淚沾酥曾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
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
甫重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
受周禪仁義綽有二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

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作，則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歲也。由此言之，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之類又不誣，天道玄默歷數莫遁，有若此失。

太宗召搏至闕下，有士大夫詣真祈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邵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語，休教丹鳳一片野心。」又被白雲留住，搏好誦易以數，學授

長穆，授李提之。李授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授廬許堅，堅授於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仙術善風鑑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閩鄭鏜題陳搏云：「驢背無心火，笑還壺中有藥臥空山。三閩四廣莫雄恨，都付先生一夢間。」

宋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遊，閑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沱。或曰：「真無每劇攸爛，解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杏真。」

之間作清微之志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大
祖聞之白金猴虎頭四真竟得真位醒語之則曰醉
夢豈足憑耶至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此
不再見下詔草澤偏訪之或見於轅道中或嵩洛
間後十六載乃聞寶乙亥歲也上已袂襖駕幸西沼
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否上大
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從掖恐其遁急回彈見之一如
平時抵掌浩飲上曰父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
多道士曰伯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暗則可延一紀不

問

雨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死更或見宿於
本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記其語至所期之
夕上御大清閣以望氣是夕杲晴星斗明燦上心方
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忽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
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
飲宦官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
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襪
雪顧本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
太宗留宿禁中將五鼓周廬者殺無所聞帝已崩矣

范仲淹倅陳州辟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捫其軀則僵矣至十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守聞快元何姓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黑塗旁註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扶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始知道士之通神

夏竦父為侍禁竦幼有道士乞為養子父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為通判見昔道士謂曰尚可仰地仙耶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見

宋尚書郎賈師雄得一古鐵鏡嘗欲淬磨洞賓處士自負其能篋中取藥置鏡止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莫艷長春酒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為異人

張九哥不知何許人慶曆間在京師書則行乞於市夜

則宿空閑寺字或醉卧薰壇中雖隆冬單衣汗流俠
面人皆信其有道者一日有親王登樓見羣兒輩隨
九哥行於道王召之至問曰汝有道乎曰有曰有何
術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曰與之卮酒它日又來見
復與酒一壺歲餘九哥謁王別曰屢辱賜酒今將遠
遊持來相告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有小枝欲
以悅王可乎王曰何技願借帛一端剪刀壹把王畀
之黃羅及剪刀九哥疊羅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
少頃剪盡蜂蝶莫知其數或看王衣袂或衆美人釵

髻餘皆飛散連院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羅
乃呼之一一皆未復前羅為一端中缺一蝶痕詢之
乃宮人所撲一蝶也主曰此蝶可歸乎曰不可若隨
呼而未則可久則已亦留此為記也王曰吾壽幾何
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又酌酒乃去後浮圖災王
薨其先見如此又十年餘人見九哥於湖湘間丰神
如旧云

宋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未補扇店主與一新
扇道人於扇板題詩云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

慈可人明月清風年、有人生太涼知幾塵題畢而去墨蹟直透板背觀者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焉後道人果以袖拂之字遂不見

朱宣和間徽宗設齋一子施人將畢只問一名適有風癩道人來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癩道人忽在階下亟遣人送去赴齋癩道人以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詩 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後靖康丙午

丁未二帝北行

宋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常氏自北漢將還欽宗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忽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揅左翳脫然后大喜詣療其右道士笑曰太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乃設几留謝之道士曰太后若不相忘畧脩靈泉縣朱仙觀為謝

拂衣而去遂命成都帥王剛中脩朱仙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楊大年父文逸為唐玉山令大年將生有一道士投刺來謁自稱懷王道人冠褐秀爽須臾大年生後三十歲為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道士來謁稱懷玉道人乃出一牒与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之手道士命筆改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宋沙衣道人姓何淮陽胸山人後居平江一日自外歸若在者身衣白爛衫晝則扣門乞食夜則宿天慶觀

久而衣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有警世詞曰在世為仙須有分不須食素持齋寸絲不着掛形骸簔衣為伴侶箬笠作家懷行滿三千上界舉勅宣至金臺傳言問汝有何栽人生長富貴陰陽種將來後無疾而化

宋宣和中有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伴狂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為風和尚有姚令色者在上庠日妙應語之曰君不得令終端午日

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今邑初任杭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江山今未忝憲帥出城數里風雨暴至無路旁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其日乃五月五日今邑慘然未幾秦檜以宿怨追赴火理獄死

宋高宗在潜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礼敬之神翁臨別猷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与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浮于海一日次章安鎮閣舟灘上

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雲樹中有閣竊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乃登馬見神翁大書所猷詩在壁墨痕猶新即此而觀人生一行一止與夫禍福得失自有定数惟有道者能前知之彼後投經營心旁日拙亦感之甚哉

晏臨淄臨川人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其家素貧後臨淄責頭其季弟損自幼警悟章聖皇后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復問之走入書

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呼之不應乃破壁而出則已
蛻去案上有紙書二小詩其一云兄也錯到底休誇
將相才世緣何日了却早歸來其二曰江外三千
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
也章聖御篆神仙晏穎回字賜其家

黃覺仕不遂志因出郊會一道士取酒炙飲之道士以
沔水寫呂字知其為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出懷
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
數粒令以酒磨服之可保一年無疾覺如其言後藥

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
林外字宣慶泉南人詞翰滿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筭暇
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馬外丰姿都粗角
巾鶴氅飄然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
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盡復傾一篋迨
暮飯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肆中人驚
異特去索筆題于壁上詩云藥爐丹竈旧生涯白雲
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
日喧傳某肆有神仙至飲云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
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元中
顯聖於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
賜大年洪武初海運風作飄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
滌萬人號泣待死大叩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
後又封昭應德正聖應孚濟聖妃娘娘自海舟之顯
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各處立潮淳祀無窮

福建汀洲寧化縣攀龍鄉豪家劉安上之女生不茹葷
性慧喜文墨九歲即能隨羽人談道姿美而艷以不

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虔州石城何氏子卜
吉成婚辭不獲已乃勉治粧素潔不施朱粉將行聚
族往送之忽一向鵝從空而下女出車乘之飛昇而
去法衆駭失措父母痛哭莫知所為里人請于朝置祠
其地詔賜祠名蓬萊士大夫杜道訪求遺跡題詠甚
多有陳元興侍郎詩云蓬萊祠下瑞烟飄劉女曾從
此地超桃園昔諧王母約雲霄自赴玉皇朝白鵝乘
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
同引鳳凰蕭

陳樞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微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穿衲衣一領。衣甚旧而不污。鬚髮班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今日江東。明日閩陝。非自來不可得。馬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始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上。人以火銃擊。皆如不知者。食飯而去。聞盛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洪武時有仙人張三十一。名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平姿魁偉。美鬚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

張邈。遇有問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深。皆本道德。忠孝每事。未輒先知之。所吟斗升輒蓋。或辟穀數月。自居也。登山其行如飛。隆冬臥雪中。齟齬如常時。既入武當山。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上遣三山道士詣三丰。造朝了。不可覓。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雙槐記三平。遊老詠揚州瓊花。

以自况云。瑤枝玉樹屬仙峯，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槽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永樂初，復遣使致書求之，書函去，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徃物色之，不能得。語云：「神仙有無，何啻茫天下。豈有仙人畫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張三丰之事歷歷可質，有不可藥為誣者。

金陵姚福云：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

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者，詞翰亦多可稱。褐聞其家有張三丰時留素笠，數日過訪，求觀其曾孫夢出以示，稱其鬟無鬚，已禿，但餘繩平結，披之及膝，已亡笠獨篋胎耳。夢云：張以先祖受客之故，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樓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時可披簦頂笠，遠圍面呼我也。」去二載而大興獄遂被逮於本府，不給以糧，絕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圍中反隙地內皆生穀，不數日而熟，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

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周今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因謂曰周顛仙皇祖征陳友諒下尚昌顛謁於東門北至金陵顛復謁上問何為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搖首張目遮拜於道上恠之灌之燒酒有觥終不醉令居博山寺俾僧閉之空室日守清齋水米不入口者月餘既而遣問如故上幸其地曰今為爾閉齋又令謁將被爭以酒饌進沃之殊無厭飲又令坐以巨甕次火數沸啟之顛危坐水中只呼寒甚上屢不能制召之侍

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懼後果如其言又

太祖微時曾過濠梁間識天子於塵埃甚憶之既登大寶道士至金陵來謁適食蒸餅命作歌道士應云云半似日兮半似月却被天狗咬欽云未幾旺碎上命縛投之通江橋月餘有見道士行歌于蜀之成都市者先從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而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曰友諒死矣便上作文遙啟陳軍遂為奪氣敗去吁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劉伯溫金木相尅便太祖避於午時之說而不知三仙已

先從於舟矣。又藍玉往見鐵冠道人，鐵冠卓巖出迎。玉遽云：着草履以迎賓，足下無礼。玉偁持柳盃勸酒。鐵冠即云：執柳盃以勸酒，尊前不終。未幾，玉杲就戮。

洪武時，山西平陽有金苗張者，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嘗往視之。默然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圍鑿一池積水，其中設棧，亦能漚物。在老者不通姓，不知何所人。揖張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飽矣而不答。曰：他日請遊寒宮，亦可謂樂踰數日道。

者遣三童子各騎龍至，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落，然中有團標，前老人危坐其中。見張不起，迎張拜。始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所，且俟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招腿自行，轉及其體，始起為禮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囑二童往，與移床，倏忽張家房產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俄舉不見，止留張在野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纔得還家。至家問前故，答曰：

未嘗見人來取亦未嘗有所往張大服其術後張杲
為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荅臣術能採
蓮為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
書五符于水投其中用火炙瓶中初出時如縛漸
勃然皆五色彌布殿庭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
河湏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闔門老少同
在船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汎為樂帝喜大笑忽
失所在蓮与舟俱不見但金水如旧耳遂隱去朝廷
亦不通

東

冷謙字啟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与劉東忠
從沙門海雲游傳學精於易尤深邵學百家方術靡
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儒雪川交趙
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魚訓畫遂效
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
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顏如童孩
值朱鬣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効駭人國初
任於朝為太常博士濟逆旅人貧事見後謙嘗於至元
元年五月五日作仙藥圖以遺三牛邈老者即所謂

張刺闥也。迨永樂二年四月半題此匾以歸大師淇國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詠其匾作奇巖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屋內有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羣仙妹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遊。予方特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九流，故識者益秘且諱之也。本朝仙跡周顛及張為寂着奇道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張。太宗朱登極時，刺闥異蹟甚多，此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洪馳傳徧索天下，不限時月，數

未

年竟無所見

逆旅事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曰：吾指一取往，慎勿多取，許之。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土燦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丙庫失金，守藏吏以聞，掘引中姓名曰：此必人盜也。今所在孰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他，吾輩皆坐死矣。

謙曰汝位以瓶徑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名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平所指盡鶴之証者非謂是耶

劉誠意在元為高安縣佐縣有耆老某者日造庭下察基所為一旦詣曰其精天文術數今老恨無所授之觀公聰明絕人器識宏遠他日當為一代名臣某書願以相付基亟延以受學焉再旬日令人召之則不知所往矣此與留侯事類宜其佐興王之業乎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張鐵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太祖親立蹕於廬山入火不褻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年則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經餘不敬信今見其仙奕畧三丰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仙無飛昇不死之理特好異者徃徃指其名以欺世如呂巖在唐宋時最盛元衰今無矣至於陳搏之事明

白可證博亳州真源人幼嘗有青衣老嫗來乳之成
道後隱於華山王泉院又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
張迺谷既成大笑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廿九
日也嘉靖三十二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張翰參政
蘇志皋謁嶽神廟至希夷峽有陳石像道士言前後
事出髑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葬骸骨是夜蘇
夢陳曰葬我於戴岳履之處後得地果然夢中見儼
如石像噫搏死有時矣或者以其假托以去則骨何
自而來耶即假骨以覓和又何形於夢耶

箕仙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
平戊子士人卜秋舉有王英高者神降箕曰玉霄一
點墜雲端難失家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
頭上諸君看蓋王英高字也是秋果然英高山東濱
州人也其父斌為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有士人
懷芭蕉葉入問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判詩
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
更雨減却窓前數點芭又一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

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
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草名腐落紅也。如是者
真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禪寓廟中，必其所為。後移
觀而箕不顯。

廬陵士人有祀紫姑仙者。令童子捧箕，自動運畫灰
作字。能報未來事。寶祐丙辰上元日，問其年省快元
姓名報詩云：非過非迴在一方，豆邊三十姓名香。文
章天下無雙手，到底方知是吉祥。人莫能曉其年彭
方迴作省元，文天祥作快元，方悟其詩關二魁姓名。

蓋二魁皆吉州人也。

宋徽宗北擄，日有詰紫姑仙，叩其姓名不答。作詩體
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
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旧京人。捧箕者悚然知為
淵聖在天之靈也。

吉州人請紫姑仙正降箕，適美女在傍，因請教丰詩。
即書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
裏傳芭謾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幙偷四度，舞袖綠粧
閑。整小眉心秋未幾，度桃羅襪為憶相思却放針。

江州朱原虛為學有詩名而第在髫年而笑母死原
虛匿父所遺綾錦教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
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
幸見教仙姑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
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
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要親教之儒業後二弟俱登
科事原虛如事父焉

江東有太守其文雅風流在郡二年遣人携數百金
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數日劉瑾事敗伏誅

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賂時慮事不諧悔之乃
禱紫姑仙降筆曰幾樹耳棠種米成使君何事苦經
營雷霆怒擊冰山破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作偽行險
而鬼神之不可欺如此耶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刀筆相從
四十年非是萬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
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屨竹杖任悠然有人
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陽鄭子晉為閩省理問所吏嘗

問功名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夢西歸
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逾月而
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後問所除詩云此君出處
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語椿花已零落一生事
業逐秋風果丁外艱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城適
問他事其題詩云金甲霜寒十載纔喪師感國盡虛
謀西風不作封侯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
所謂詰之曰此贈胡恭軍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寧為
陳友定所擒死於福州

諸箕仙者一日巫山神女降或戲問曰傳聞仙娥與
襄王有情是否箕解曰妾與襄王豈有情襄王春興
夢魂輕只因宋玉多讒謗流盡巫江洗不清

龔僕本倖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楊子江會大風雨
遇一富商因溺於水盡攘其有而歸乃棄棹舍於楊
州另建巨室改事生殖後生一子既長視父甚於仇
敵一日里有祈禱者僕秉箕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
大將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耶箕判云八月強風何
太惡楊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

君囊橐僕凜然盡貽其有於子遠竄不復返

嘗有召仙請作梅花詩要疇頭牛三韻箕降筆曰玉索
冰清孰與疇其人臨時難之曰要紅梅箕即繼之着
此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
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
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留帶一頭霜
秦華峰台州臨海人年十四就一寺中適有召箕者箕
忽自運作字云門外有甲辰狀元可請至時秦方自
家步至館箕徑飛至寺門外樞其衣袖而入

僧梵

和尚者大藏經曰和有六和尚高尚也要覽云萬里相
聚曰和父母反拜曰尚五戒者凡出家乃受五戒謂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傾心法珎禪師紹宗風之言
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咸澤禪師曰幽澗泉深高峰
月白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
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
看山實暢情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

何處水竹居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梅花三五樹
孤峯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白樂天讀禪經詩云須知諸相皆非相若說無餘却有
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無
成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撼動是禪禪易動不禪不動
即如方云此游戲三昧不可以詩律拘佛語陽焰
者謂遠地日光如見水然對空花與夢幻泡影譬喻
一同

韓愈不喜僧每為僧作詩多譏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

碁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爭
戰誰與敵活計橫戈鋌飲酒盡百盃嘲謔恩逾鮮有
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之事乃云圍碁飲酒六
博醉花唱曲良為不雅可謂出醜矣

張練師居泰山修真劉禹錫贈以詩云東嶽真人張練
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為烈女書青簡父事元君住
紫薇金縷棧中拋錦字玉清壇上着霓衣雲衢不用
吹簫伴祇擬乘鸞獨自歸

唐僧貫休者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

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紫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
豈羨當時島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改十四州為
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雲間孤
鶴何天不可飛乎遂飄然入蜀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居法乾寺號無本後反初服舉
進士除遂州長江縣主簿苦吟人號賈長江元世祖
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
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元

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為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
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又洪武初
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為僧棲於
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
歸附後為吳王府叅軍以死節追贈伯爵成祖時姚
廣孝官至太子太師事見下

朱
唐柳道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知未來事或問曰
今年狀元何姓荅曰不白不黑非朱非綠又問何名
乃舉衣裾示之後報至乃黃裳也

僧問達觀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裡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有僧名規者年七十談論蕭散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

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錢日已無多真所謂日午山僧眠未醒等來名利不如閑我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教誦經則曰道士不奉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凶年無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太祖深疾之開寶五年詔曰未俗竊服冠裳號烏寄褐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妻孥已有家遺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

違者捕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着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親屬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大中祥符年真宗詔道士不得以親屬居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金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數倍自是日永德道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叱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視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

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來前術僧曰始語老貴今不繆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

范文正公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公療之病愈囑公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四方未嘗窮乏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周公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觀此則文正之賢過於永德矣

蘇黃門龍用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間元寺觀古壁畫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以硃

砂花然金為精金欲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君不為正當傳矣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兩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與何也僧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而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與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偶見陳卿諸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其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乃與之陳因

試之良驗子瞻悔曰吾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卿子槌至黃子瞻問曰今尊曾為此法否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置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之言不妄也其非睚陽生不應承德之求慮損福耶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偷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

如吾儒易箚結縵之數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足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章周益公摧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面逝

宋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烏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春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未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蜘蛛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

皆去有頃 太祖已踐祚矣

宋寶慶間蜀喜泉寺僧馮守真年四十病亟呼其徒蕭椿取筆書壁云前世修行不到頭今生歲月復悠悠誰知後世因緣惡莫被功名誤殺休遂終馮平日慈厚蕭哀悼殊甚臨終祝蕭二十年後當再至與子一呼蕭恠之至壬辰年有某官至寺僮從甚感見詩默然有感若恍惚快蕭心知之大呼曰馮和尚何為不悟某官執其子曰向所藏書復在否蓋馮死時留一篋語蕭謹藏今出以示之皆丹經也曰悟我者

追

此書也遂焚之二人摩肩而去僮從遺之不及
洛中有一僧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
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
勸人亦不恠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已暮矣姑任
之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其飲堯夫在馬
因謂彥國曰主上以表晉公之禮起公何不應命久
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表病如此其能起
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
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賈進士晚年削髮為僧法名佛印住持虎丘山下
六經旁通奧義東坡新任蘇州極惡僧釋見之必加
杖責佛印曰我去看他若何竟至府門曰我欲進見
煩為通報卒入曰門外有僧要進見坡曰好生占他
說府草火正紅卒傳命占說印曰門外一魂鐵卒再
入報坡曰着他進来自有主張印年老立丹墀下放
杖作揖坡曰山僧如何揖公侯印曰大海終當納細
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坡大喜仍以
府堂正對吳山以吳山為題命依印曰和尚說老參

諸提筆坡曰尔說我寫印立成曰吳山突兀勢呼噪
險阻崎嶇徑路橫猛虎出林風激括老龍入洞雨汀
汙搓牙古樹離斜樹拉撐高岩屈竅生對景顛纖吟
不就靜聽流求響嚶泓中有難字透寫不來閣筆又
思之又恐不是詢知佛印乃進士出身自此与之定
友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
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
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
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
相耳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
眴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尊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
住永無墮落縱永得到如朱地亦可以駭駕鸞鶴翔
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人惡趣昔有師
即佛法在甚麼處師法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吃飯處
病屎撒刺處汝理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万
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

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
子瞻若能脚下永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
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平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
韓牛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
金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
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
道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
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

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欽時
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
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監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
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
壁坡暇日題寫數過後堂禱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
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者頭陀知之以告郡
守除去漆紙字盡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
得祠曾牒為僧

子瞻在黃州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二貼如蓮葉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人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徽宗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章始達上曰奎宿是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忌能之臣讒言不入雖僧道之言出於惶恍然不為無神也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吳淑秘閒談云巴東下岩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如之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宿郡院主平老一日過江於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後爾等寧能謹飭自守今棄之不欲便爾等增罪戾也院主之識高矣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人年三月八日有僧晨
戒濟將登岸戒津吏曰少須有黃衫五人絡籠而至切
勿使渡之則有奇禍取筆書三字似符非符了不
可識其文曰籀籀已以假吏曰必可拒當以此授
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然私怪之至時果有五人衣
黃衫如府州縣急捉者各負兩筋篋直前登舟吏不
許渡皆怒罵欲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
五人一見狼狽反走轉助遽失所在委其篋於岸側
發之中有小棺三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

家圖供之是時江浙多疫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
疫部鬼也僧必異人

鄒應龍嘗謂里中有瑞光巖岩中有李綱讀書臺皆岩
中有僧丹霞能前知李綱一日訪扣之僧乃書云青
竹筴米去皮此時節正光輝綱竊疑之後綱於靖康
年作相因知此言之驗青竹筴靖字也米去皮康字
也

楊誠齋贈妙經頭陀僧詩曰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
旧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

儒生竭平生精力以應奉幸而得之便為富貴之媒
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矣如
韓昌黎所謂墻角今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
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事更多
也近世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
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展風烟如今各樣
新粧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冠裳之
未縛非常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子側問

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
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
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
明朝是雨天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姿之後髯長數尺仕
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髯如
故我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
為僧吾亦任汝但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

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醴醕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多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耶？何物姦僧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惜元史不脩。

又見心被徵時，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不聽，後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即拘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倡臣偶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曰：出大藏錄某函某葉，檢視果然。釋之。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業，遭時不偶，遂髡首肆力於詩。一初嘗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活名，蓋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吾事耶？資麟散為耳入。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

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
林靜處棲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
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
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
柳又畏蟬芭開夕陽二詩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
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汝詩熱時無處
乘涼以我刑法大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年未長謂
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香是
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為善耶皆獲罪不得善

終

太祖私遊一寺見有題布袋佛詩曰大千世界闊茫茫
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
妨因盡誅僧噫此固借以喻時政之嚴太露圭角宜
其受禍

布袋和尚者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縮腹以杖荷一布
袋凡供身之具盡貯其中隨時偃卧天將雨即着溫
草履驟行途中遇亢陽即曳高蓋木履堅膝而睡梁
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杭州諸寺皆

望其像撫膝祖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肩蓋僧家藉此以示雲遊之狀為募化之資耳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富宣州皇祖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霸我則當有財賄納贐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太祖杖劍叱問其名僧亦叱太祖即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

乎語遂收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因建寺延碧峰主之

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經書過日成誦善為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上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畜髮授官固辭賜宗泐免官常奉詔着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金室集行世國初名僧為首一日命往西域求釋典泐行至塞外遇老僧泐遙拜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覓經望老

師指教老僧曰母徃祇自勞耳為我致書天子慎毋
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上發書視之。乃即
位時水陸齋以發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上
異乃止。馬后臨塋期風雨雷電。上某不樂召宗
泐曰太后將就塋。爾宣偈。馬泐曰雨落天流淚。雷鳴
地拳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甚悅。頃忽朗
霄。遂起。輒詔賜泐白金百兩。

太平府般若庵。太祖既渡江。微行於菴。欲借一宿。僧
異而問其畧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

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故曉。問
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旨諭僧至京。將殺之。既曰
予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謹有吾故師四句在焉。
問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時常恐鬼神
愁。故將法水輕。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僧玘大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戒
誦。太祖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為僧不了其報云何。玘
對曰。為僧不了。永墮阿鼻地獄。上曰。出何典。曰。出藏
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何為此對。玘曰。釋

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
實對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聖
人為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
出藏經幾表上命取經閱之信然上悅諭諸大臣曰
卿等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詣上
告訣上適有事不見玘望泣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
緣即退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
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耳露僧常欽字惟心能讀大經過目不忘戒行精寺

太祖率舟師獲偽吳戴院判降其衆大閱師拱真庵
師猷詩云天上西來赤龍手握寶劍青芙蓉出師
百萬皆英雄四方上下雲相從大船推鼓雷雷同斬
蛟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東波平浪息天無風
歸來奏凱登九重斯民有賴歌年豐祝 皇壽比南
山崇邦基永傳無窮

金山主僧別峰洪武中赴京慶萬壽節車駕親幸
賜詩云命駕鷄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承天幼年參
學心狗切晚歲脩持操愈堅蓮發性天香馥郁月沉

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醫家王光庵賓相交王學博行高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珎乃通儒多異術姚質敏盡得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驕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為詩又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入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

十五年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脩齋於是左善世宗泐李潭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成賜今名封太子太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為僧居慶壽寺故今聞有方面紅袍王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賑餼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姚慚退臨終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李潭在獄已久願赦之朝命中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

官為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留藁有道餘錄專
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
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
有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成祖

僧智疎涉獵儒書有戒行永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大
倉興福寺時年八十餘嘗語坐客云洪武間秀才做
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
頭未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別戮善終者十二三
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士大夫多矣這便

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假官飲食
衣服輿馬官室子女妻室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
事來到頭全無一此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
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此皆確論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
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
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
豈吾之前身子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
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姑信禪門不

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為之建塔以
葬而去此陽明弟子之言似涉於語怪也然野記中
每言聰慧之士多自般若中來如今齋宿話載張方
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公孫談園載馮京先世為五臺
僧癸辛雜誌外集載真西山乃草庵和尚再世捫虱
新話載蘇東坡前身是五戒和尚此皆不足深信然
聞見所傳歷々若是恐亦未盡誣也

清逸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
蔭時鳥變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北牕下卧
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陶淵明集

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
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
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
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文

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則披草

而坐傾壺而醉，則更相枕以卧，竟有所極夢亦同趣。
柳文

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高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柳文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奕棊，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閒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清

晨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袒裋，鞞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剡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為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来，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

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
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
使人知此樂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雖欲賞
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間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
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樂是自生障礙也俱

志
鋤雜

耳日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於三商而
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
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

野釀足以清憂專栢魚鱗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
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
連不覺日暮蘇滄浪集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
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花落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
禽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
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
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其偃息于
長林豐草間生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

妻稚子作苟巖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
作數拾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
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一杯出步溪邊避
近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
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
萬狀變幻頃刻悅可人目牛背笛苞兩耒歸而月
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真知此妙則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
有以自樂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定聞多
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
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
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木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
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
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徑曲水細通池歸客村

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
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
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拙姿又云還傾
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
自簞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林玉露

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而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
得閑者十幾一耳况知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子百
一之中又多以色色為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

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色明牕淨几焚香其中佳
客玉立相暎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螭書奇峰遠
水摩挲鐘鼎親見周高齋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
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乎

洞天清錄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待兒煎脫巾斜倚絕牀坐
風送水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
惛眠取簟旦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
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
西牕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

君言
五
欣習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吳僧
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
瓦材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宋陽詩也紙屏石
杭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匙
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暑晝必須
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
轉數回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
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
睡味未易語此 癸辛雜識

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
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
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世說

極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
極清越客有然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
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
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澄懷錄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詩曰今日北牕下自問何所
為忻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罷輒吟

詩三友迺相引循環無已時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廬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執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金谿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嘔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

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

江為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又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公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氣象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風及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之類是也公

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燭燭紅非富貴語者人富貴者也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時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後或以此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元獻謂梨花二句可笑至於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常畜兩鶴縱之則飛上雲霄盤旋久之復入

籠中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

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篋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舟而歸

蓋常以鶴飛為騷也逋高迹倜傥多所學惟不能棊

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擲棊與着棋又

詩句如草況行郭索雲水叫鉤輶又梅花詩門花木

壽堂壁詩門又湖樓寫望詩湖水混空碧憑欄

凝睇芳夕陽山翠重秋靜鳥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

輕一毫叢林數未徧香霑隔魚舫俱為人所稱景祐

初范文正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

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楊契玄秋日閑居詩云忽聞高柳噪新蟬厭暑情懷頓
豁然連檻夜涼風撼竹池塘香散水搖蓮鱸魚鱸憶
秦江浦焦尾琴思換蜀絃莫遣金樽空對月滿斟高
唱混流年方云德人之言字字出於天真故取之玄
乃魏野同時處士也

筆談載梅詢為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周行廊下見一
老軍鼾睡時方暑以筭擊醒公問睡得快活否答曰
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公曰更快活也東坡

尺牘云閑廢無所用心專經治書又徃々自笑不會
取快活取快活字蓋本諸此云

王梅溪云黃岩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枚豚犬教知
書二頃良田儘有餘魯酒三杯棋一局客來渾不問
親疎予亦有東臯二頃兩子皆學讀書客至則奕棋
飲酒遂用趙君詩意成一絕云薄有田園種斗升兩
兒傳授讀書燈客來一局三盃酒王十朋如趙十冊
歐陽永叔致仕居穎趙平叔退居睢陽來訪時呂晦叔
知穎開宴召二公日為會老堂歐陽公詩曰欲知盛

席繼荀陳請看當進生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
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
景難逢良會少懽時舉白莫辭頻初謂明月清風古
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譔傳云人吾室者但有清風
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惠公文章固優詞亦精緻如
此

倪雲林所居有清悶閣出迥絕塵中有數千卷皆手自
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彝名
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

脩篁蔚然清秀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与詠
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也

予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独行過諸途予戲曰
衣者身之章毋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
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
天真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
後見垂崖集有詩寄陳搏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
西歸夾路迎應取華山高士笑天真盡得浮名因
憶張詠尚如此蓋高劉言之不欺嗚呼士路喪天真

君言卷三
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右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踟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

虛呼吸精和未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讀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可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樂志論身閑可以養氣心閑可以養神身心俱閑與道合真韓愈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陶淵明曰形迹憑化往靈府常獨閑朱晦翁詩曰深原定是閑中得妙用原從樂處生是閑一也韓不如陶不如朱韓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近觀羅念菴詩

日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窓睡醒無
他事胎息閑中有秘方亦可謂通於閑之旨趣者

譏議

劉誠意伯基云杭有賣菓者善藏枴涉寒暑不潰出之
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其
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
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費籩豆奉祭祀供賓客
乎將衛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
業是有年矣吾業賴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
有言而独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
也子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悅子

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挹長紳者。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縻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乎可畏。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以不察。而以察吾枿。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托子枿以諷耶。

唐李商隱漢官詩云。昔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

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李白贈杜甫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帶笠笠日亭午。借問近來太瘦生。想是從前吟詩苦。譏少陵作詩之難也。杜贈李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似嘲李之太捷也。

盧駱王楊四大家作者。聞之歛手。然猶互相譏嘲。如漢宮三十六。秦關一百二。遂謂之算博士。類取古人姓。

氏作句遂謂之鬼點兵多用金玉翡翠珠璣等字遂謂之陽翟賈唐四傑作尚如此矧今未造其藩籬輒捉筆雌黃詩句耶

李石抑公權俱与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如此但人臣進言要當如是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權但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

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乎

唐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宋錢氏武肅王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鰲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賦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

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征

紹定辛卯臨安火災比辛酉之災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不免史丞相独全洪舜俞作詩譏之曰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馮楫也人言藉、竟不免罪責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与王荆公旧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瑜

其意遂和十首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公笑曰閻羅見缺速請赴任

宋葉李字太白錢唐人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關子兩法民間苦之李上書力詆且獻鈔式以代關子似道怒黜流嶺南及似道敗李赦還而似道亦有漳州之謫相值於途李贈詞譏之曰君來路吾歸路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司戶崖司戶人生會看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

一篇長短句宋亡入元上書獻鈔式世祖嘉納遂為至元寶鈔仕至中書左丞雷崖事丁謂貶寇準雷州後丁謂亦貶崖州見宋史

永嘉泰三年賈似道當國臨安謠云滿頭青都是賈這回未不作要其時女粧競尚假玉因以假為賈喻似道專權而景冬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後似道遭貶人有題壁識之曰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旧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前李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

貶乃賈擠之也

賈似道為相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譏之曰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鱖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屠只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乎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

未龍乞禁行人太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韓侂冑宴南園有人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
通春黃胖韓顧族子判院賦詩即承命云脚踏虛空
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內都
為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禍作

王陽明詠傀儡詩云處々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
登臺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
爭託說伶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
前學楚狂佳作也

有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曰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
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劉伯
溫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
楊憲汪廣洋雖不可謂無才皆無相器卒以覆敗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
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
亡理考癸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杲何祥卧龍不肯留
渠住空使暗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
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

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
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
過牆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
邪破屋春歸無主燕荒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尤
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
花替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
奸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光
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趙師昇字從善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趙清獻

翟忠惠朱忠靜趙忠簡張昆陵為守時民像而祠
從善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呈憲司以賢牧堂
從善像一時勉從其請郡士朱當年題詩于堂譏
曰師昇托衆附祠堂要學趙朱與范張大鵬飛上梧
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張鄧公士遜之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時年七
十五後數歲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
物議罪之張始引年除正太傳致仕以小詩白郇公
云緒業當衙並命時蒹葭衰朽倚璚枝如今我得休

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當時有人改鄧公詩云。緒業當衙並命時與君而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鵲露蹄聞者大哂

宋時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人為語以譏之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陳白沙先生唱道東南有閩吳鉞仲和舉進士寧陽偶

流寇陷治謫南海衛幕往叩之適送一閩師出遂投刺陳以其衛幕也竟拒之吳大書廳壁云考亭。蹟荒無野鳥庭中独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越人曾笑楚人愚復見壁間懸一漁翁晒網圖又題云扁舟一葉抵天涯罷釣歸來晒晚霞莫道水村兒女拙也曾梳洗插金花書畢遂去白沙讀詩悵恨追之不及國初朱張二萬戶以通海運功上寵之詔賜印今自造用自是當倍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吊之曰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地花

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未猶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旧雙燕燕子飛

天順初會試考官多出權貴所薦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々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梓右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宣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祀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独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松堂蓋

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祗取而錄文則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己復礼局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王考官既入簾終事中華景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覈視一時回護袒坐不實去右袒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竟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秦宗置酒有優人祇應扮出提鷄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

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個五更啼一座報顏敏政亦窘尋即致仕

旧制學校生負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自宣德四年增廣亦有額至景泰元年照旧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拍數礼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立焉

唐守之阜在歙庠每以魁元自擬累踈場屋鄉人詣之曰徽州好箇唐阜奇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裡爭奈京城剪柳多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癸酉

甲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五十餘

莊渠魏公督學嶺南以正學道士始一二校士以文登後專崇行檢士未試文而高下進退已有定列親信一二生徒惟言是用有林生者竟以賄敗公嘗會十郡之士講於臬司之愛蓮堂有書一絕云自疑自失自驚心却笑斯人功用心惟有愛蓮堂上月分明照破此人心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詞曰東家女兒髮委地日
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髮垂肩買粧假髻亦我然

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辨真偽。天挑窓下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路銜之乃出領，郡得竟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挽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嘉靖中毛伯溫巡按湖廣，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不知漏網者甚多。藩臬作詩譏曰：洞庭昨夜浪滔天，處々漁翁罷釣船。今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旧有魚鮮。弘治年間學憲馮蘭與同年侍郎嘉禾屠某相遇於錢塘屠，語往時與陳即中結奏事曰：陳已死於軍，妻子

流落，予官尚未入，因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默然。

昔有人書刺字大或譏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碍，只費文房筆墨多。

李東陽自少入詞林，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矚其亡，授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國初一少年官翰林左遷竟浮沉中外嘗作詩云出門
遇一姬黑瘦如老鴉自謂廿年前面色欺桃花聞者
憐之嘉靖中一士夫以京考去官養重山林者廿年
已未東南用兵嚴分宜欲收人望乃起用之瀕行一
士夫錢詩云已卸烟花廿年蓬頭跣足實堪憐而今
嫁作商人婦又抱琵琶過別船聞者絕倒後竟損屋
名世以毀深源比之

